



最新休闲故事集萃 ZUIXINXIUXIANGUSHIJICUI

经典

故事会

GUSHIHUI



法制故事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最新休闲故事集粹



法制故事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法制故事/宋治芬编. ——乌鲁木齐: 新疆人民出版社,
2003.12
(精典故事会)
ISBN 7—228—08428—4

I.法… II.宋… III.儿童文学—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I28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2396 号

法制故事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
武汉市金建印刷厂印刷

360 千字 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本 32 印张

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 7—228—08428—4

全套定价:40.00 元(全八册)

前 言

《经典故事会》是一套面向大众，讲述老百姓喜爱的故事，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，又充盈时代气息的通俗性文学读本。以叙述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故事为主，同时兼收并蓄各类流传的民间故事和精粹的外国故事。

《经典故事会》坚持在故事文学的基础上，成功塑造人物形象，提高艺术之美感，力求口头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，从而使每一篇故事能讲得出，读得迷和传得开。本套内容包括《法制故事》、《爱情故事》、《传奇故事》、《斗智故事》、《讽刺故事》、《滑稽故事》、《幽默故事》、《科幻故事》，谈古说今，写尽了各种有趣的传说和故事，内容通俗幽默，贴近现实生活，生动有趣，雅俗共赏，引人入胜。

编 者

目 录

尖猴儿犯傻	1
不义之财	6
秋生造律斩萧相	12
闷死的人	17
故 事	20
往日的刑法	23
红旗文身	25
失忆症	28
提 醒	30
手 铐	33
第一身份	36
凶手	38
奇招捉贼	41
没有结局	45
只可看不可动	48
变相杀人犯	50

目 录

自作聪明	55
倒在了被告席上	60
教唆犯	67
包庇坏人	89
追逃犯	94
扶贫义演	101
高考查分	105
黄狮狗	110
撕鬼子	121



尖猴儿犯傻

文 革的那个年代，北兴镇机械厂有个政工科长姓侯，名叫效青的人，长着一副小脸，小眼睛，塌鼻梁，偏爱留过耳长发，有意在下巴上留个小胡子，猛一看，真是象副猴样。于是人送绰号“小猴子”

今天小猴子和厂革委会年轻的王副主任到南方去出差，两人面对面坐在一起。王副主任是个爱开玩笑的人，他见小猴子一副得意相，心想我何不跟这个年龄比自己大，官职比自己小的猴哥开个玩笑？于是，就捅捅小猴子，一本正经说：“猴哥，你这次出来放心嫂夫人么？她那么漂亮，你就忍心让她伴着青灯度夜？咱这一去得一二个月，保不准她找人作伴啊！”

小猴子一听，顿时猴急着说：“怎么？王主任你听见什么



闲话啦?”王主任一见他那认真的样子，就装做十分惊讶的样子说：“你真的不知道哇！咱厂里的人早都知道了，唉！这是真的，我还当你听说了呢！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就算没这回事。”说完就装做挺懊悔的样。王主任挠挠头再也不说话了。

这虽是一句玩笑话，可小猴子却当了真。他心想：怪不得我让她跟我来她不干呢！原来是又有人了，不行，我小猴子长得虽不怎么样，你再漂亮也不能让我戴绿帽子呀！小猴子越想越气，正好列车在一个车站停车了，他一把抓起旅行包就要下车。这下子可急坏了王副主任，他连忙拉住小猴子说：“别别，我是跟你开句玩笑，你别当真啊！”哪知不解释还好，越解释小猴子就越当真，越当真就越要下车。王副主任看实在留不住他，就由他去了。

小王主任一句玩笑话可真就说中了，小猴子的漂亮老婆纪红卫的确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，早就和本镇卫生所的大夫刘俊仁暗中来往，这次小猴子出差，真是天赐的良机。因此，小猴子前脚上车，纪红卫后脚就去了卫生所，刘俊仁一听，哪肯放过这样的好机会，当天夜里，就悄悄来到小猴子家，待他们各自得到满足之后，便怀着欢快的心情，疲惫地进入梦乡。

再说小猴子悄悄回到家里，轻轻打开了门上的暗锁，拉亮电灯一看，果然见到有个男人睡在自己床上。这一下，小猴子怒火中烧，冲上前双手狠狠卡住了刘俊仁的脖子。纪红卫大惊失色，慌乱中竟抓起刘俊仁的衣服套上，急忙去拽小猴子，小猴子一见纪红卫穿着野男人的衣服来扒自己的手，更加气上加气，手下更使劲了，等到小猴子累了撒开手，刘俊仁早已白眼上翻，呜呼哀哉了。



纪红卫看着刚才还跟自己同床共枕的情人，转眼间成为一具僵尸，又怕余怒未消的小猴子加害自己，就灵机一动，对小猴子说：“你把他弄死，你还想不想活了，你还要不要在厂里干了？”

小猴子听了这话，一下子猛醒过来。哎呀，这出了人命可咋办呢？

小猴子犯了傻，纪红卫看着炕上的尸体，说：“这尸首咋处理？”小猴子望望刘俊仁脖子上的手印子，猴眼一转，忙出外弄来一根粗绳子，把刘俊仁背出了家门。

小猴子背了尸体，走到一家院门前，听到里面传出吵架的声音，这猴子确也机灵，他立即又把自己原来的主意略加改变，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多彩。

且说这院子里的父子正吵时，忽然听到院里鸡窝里的鸡“咯咯”叫个不停，隔窗一看，隐约看到有个人趴在鸡窝前，老头子气不打一处出，顺手拿起抵门棒，冲出屋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上去就是几棒子，只听“扑通”一声，那人就倒下了，等这爷俩拉起那人，一看，坏了，这人怎么这样不抗打，就几棒子咋就背气了呢？

就在这爷俩吓得不知所措时，小猴子从矮墙外走进来，他边走边说：“刚才这一切我都看见了，你俩也太狠了，一个偷鸡贼，教训教训就行了，干吗打死他呢？这可是要偿命的。”

这爷俩一听，吓得语无伦次地说：“我们也……也不是故意的，你……就……就高抬贵手，把这事压……压下吧！求求你了！”说着，老头竟给小猴子跪下了。

小猴子假装思忖了一会，说：“唉，我这人，就爱管闲事，这事呢，你不说，我不说，谁也不知道。你把尸体交给我，我



给你处理掉，不过这可是担风险的……”

老头立即明白，急忙跑回屋，拿出一叠钱，塞给小猴子。小猴子装腔作势推让一番，又背上刘俊仁的尸体，朝刘俊仁家里走去。

小猴子把尸体背到刘俊仁的家门前，装做刘俊仁喝醉的声音，猛敲着窗子道：“开门，开门，这么早就睡觉。”

刘俊仁的妻子耿平，对丈夫常常喝醉酒回来就有气，今儿更变本加利，不但这么晚回来，喝得声音都变了。她气呼呼大声说：“你还有家吗？你能有喝酒的地方，还没睡觉的地方？这不是你的家！”

小猴子又装做十分生气地说道：“你给我少啰嗦，快……快开门，再不开，我就不客气了。”

耿平一听，气更大：“好哇，你还有理哪！我偏不开，气死你，看你能咋的！”

小猴子假装叹了口气说：“不用你气，我自己去死，告诉你，我死了你可别哭。”“你死，你死好了，死了我连一个眼泪疙瘩都不掉。”说完就蒙上头自管睡了。

小猴子又敲了几下门，回家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耿平起床上厕所，她一开门，见门框上吊了一个人。吓得“哗”一声把端在手里的尿盆掉在地上。过了一会，她才战战兢兢地看了一眼死者，顿时“哇”一声大哭起来，边哭边数落着：“妈呀！你怎么说死就死了，不让喝非喝，醉到了这种程度！”她这连哭带嚎，惊动了左邻右舍，人们七手八脚帮忙解下刘俊仁的尸体。因为在那个年代，公检法都被砸烂了，刘俊仁又属自杀，谁也不愿多管闲事。刘俊仁就这样被送进了火葬场烧了。



一晃几个月过去了，随着纪红卫的肚子渐渐的大起来，小猴子对她更好了，纪红卫的心里也安稳了许多。

这天纪红卫过生日，小猴子高高兴兴地打了酒，买了肉，又去把岳父大人请了来，让纪红卫炒了几个像样的菜，三个人一起喝酒、吃菜。吃喝了一会，小猴子对妻子说：“红卫你去烧壶水，一会好沏点茶。”红卫去外屋烧水了。小猴子和岳父继续吃着，喝着，唠着。他怕酒凉了，又到外屋把烫酒的水换了一次。这样不知不觉一瓶酒落肚，菜也吃得剩下不多了，还不见纪红卫回来，小猴子就大声喊着：“喂！红卫，你这水烧哪去了？”喊了几声也没回声，小猴子就站起来，朝外屋走去。

他刚打开屋门，就一下惊叫起来：“红卫，你干啥呀？你……你怎么了？”

他岳父听了也摇晃着跑出来，只见小猴子两手抱着纪红卫的粗腰，刚把她从那又粗又大又高的水缸里拖出来。老头子急忙跑过去，帮着把小猴子把纪红卫抱到炕上，仰面放下。只见她头和上半身湿漉漉的，脸色青紫，双目紧闭。

小猴子急得不知东南西北。还是他岳父想起来：“快，快去找大夫。”

第二天，这个小镇上差不多人人都听说小猴子的妻子因怀孕，登着凳子头朝下去水缸舀水，溺死在水缸里的事了。

小猴子料理了妻子的后事以后，不管谁给他介绍对象，一概谢绝，直到过了很长时间，便和纪红卫偷情被他掐死的刘俊仁的妻子耿平结婚了。小猴子不要别人，单要耿平，是出于忏悔还是报复，只有他心里明白。

婚后的一天，小猴子在外面多喝了几杯，回家后躺在床上



上得意地吹着自己如何有办法,有能力,越吹越得意,就把自己如何捉奸的事,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听了小猴子的话,耿平一阵没出声,小猴子碰了碰耿平说:“喂!你睡着了?怎么不吱声。”耿平动了动身子不在意地说了声:“行了,行了,快睡吧,净胡说。”

第二天,小镇上的人们又传播着一个头条新闻:前几年,媳妇浸死在水缸里的小猴子,被抓进了“黑大院”,是他的第二个老婆告了他。人们了解内情后,都感叹地说:唉,真是纸里包不住火,雪里埋不住死孩子,小猴子那么尖,事隔多年,最后竟是他自己犯了傻,真是天报。

不义之财

中秋节夜,卖保健品的刘二顺从武汉赶回了家。

中 一进门,他将背包“咚”地撂在地上,抹了抹满脸的汗,冲媳妇喊道:“快弄壶茶来,别站着傻笑。”媳妇冲了茶,为他倒腾凉了端过来,未等他喝下第一口,就问:“挣了多少?”二顺一口气喝了半壶才抹抹嘴说:“猜猜看。”媳妇说:“五万?”二顺冷笑了两声,媳妇又猜道:“三万?”二顺一把揽过媳妇说:“没出息,咋往少猜呢?”他指指地上的帆布包,“自己打开数数。”媳妇打开包一看,我的娘哟,满袋子一捆一捆的百元钞。她心里一阵狂跳,数了数钱,大概有四十万。“你从哪儿弄来的?”媳妇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,问丈夫。“银行抢来的呗,”刘二顺随口吓唬媳妇,“别问了,给



老公做点好吃的，等会儿还得将钱吊在房梁上呢！”媳妇说：“要是来路正，还不如存银行呢。”二顺喝道：“屁！这么多钱存银行，还不让人家怀疑？”

当天，钱就吊到了房梁上，把二顺媳妇的心也给吊起来了。她连上厕所都是跑进跑出，生怕一眨眼这钱就飞了。这一天，二顺和西邻刘钰去浴池洗澡，临走时，他叮嘱媳妇不要出去，有人敲门也不能应。谁知二顺走了不一会儿，就有人敲门，二顺媳妇隔着院门一瞅，吓了一大跳，门外一高一矮站着两个警察。进了门，小个子晃着搜查证问道：“刘二顺呢？”二顺媳妇想了想就撒了个谎。小个子笑了：“别扯淡了！据我们跟踪了解，他是八月十五进的家门。而在八月十一日，武汉市发生了一起抢劫银行案。”二顺媳妇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凉了半截，腿一软坐在了床上。小个子问：“是你自己坦白呢，还是我们搜？”二顺媳妇低着头说：“我什么也不知道。”小个子挥挥手，大个子开始搜查。翻了几处后，他搬过写字台开始拆卸石膏天花板。二顺媳妇鼻子一酸，嚎啕大哭起来，小个子凶声喝道：“哭什么，怕家丑没人知道吗？”说话工夫，高个子已将吊在房梁上的大包割下来，小个子从中拿出一叠新票子抖了抖，对二顺媳妇说：“你还哭呢，他卖药还能拿回成捆的新钱？”说罢，两人提包出了门，二顺媳妇想拦心又虚，张口喊吧，又怕邻居笑话。犹豫之间，两人已乘摩托车一溜烟走了。

二顺披着浴衣被喊出了浴室，听了媳妇连哭带喘的诉说，惊讶得半天合不上嘴，半晌才回过味儿来，他赶紧回去换衣服。刘钰问：“什么事这么急，澡都洗个半拉子？”二顺没吭声，出门拉上媳妇钻进了出租车。媳妇瞅瞅司机，压低



声音嘀咕道：“当家的，咱跑吧！”二顺没好气地说：“跑什么？去公安局。”来到公安局刑侦处，副处长老陈听了他们的陈述后拍案而起：“拿钱不留证据，公安人员没这么办案的！再说，据我所知，武汉方面没有这个案情，这很可能是一起冒充公安人员诈骗案。”二顺一听被诈骗了，腿一软坐在了地上。老陈问：“谁还知道你们的钱吊在房梁上？”二顺看媳妇，媳妇看二顺，两人心里都清楚，这事只有他俩知道。二顺心里想：“是不是我常年在外，这女人对我起了外心，合伙骗我？”他对媳妇瞪了两眼，媳妇明白了男人的心思，她心里有屈说不出，刚止住的泪又扑簌簌流出来了。老陈在旁挥挥手，说：“别瞎猜疑，走，看现场去。”

进了二顺家，只见天花板上开着个大口子，像个缺了门牙的人在偷笑。几位侦查员上下左右摸索了一遍，没发现什么作案线索。老陈问二顺：“邻居是干什么的？”二顺答：“东邻是一对小学教师，基本不往来，西邻是搞个体的刘钰夫妇，两家关系不错。”老陈在屋里转了一圈儿，吩咐二顺：“你把墙刷三遍，过两天我再来。另外，要搞好内部团结，齐心协力配合公安，不准吵架。”

送走老陈几个，二顺越想越上火：就两个人知道的事儿，咋能让人一摸一个准？他一把揪住蜷曲在床上的媳妇，“说，和谁在合伙骗我？”媳妇正心疼钱呢，听二顺这么说，火气也上来了，她一把推掉男人的手：“我知道你就会说这句话。我一开始就猜疑，你卖药能挣这么多钱，不是买药的疯了，就是你做了亏心事，这才让人骗了我。你也不想想，我是你老婆，钱吊在房梁上至少我还能分一半。串通上两人骗你，到头来我能落下多少？我一个大姑娘嫁给你，你不相信咱夫



妻几年的感情也就算了，再动歪脑筋也不该怀疑我。你这个猪头豹胆、没肝没肺的东西……”一席话说得二顺脸发窘、心发热，他伸手想表示一下歉意，人家不买他的账，一甩手给了他个脊背。二顺挠挠头，只好提着桶买石灰粉去了。

两天之后的晚上，老陈穿着便衣来到二顺家。他站在粉刷过的墙壁面前端详了半天，在西墙一块发潮的地方敲了敲，返身拿起茶杯倒扣在墙上四处听了听，然后掏出把军用匕首，在发潮发暗的地方轻轻一挑，墙皮裂开脱落后，露出里边尚未干透的泥巴来。老陈堵住墙洞后出了门，拿出对讲机命令道：“情况与预想的一样。现在刘钰在家，请马上执行传讯。”

刘钰正在看电视，听到敲门声赶快站起来对媳妇说：“我翻墙躲一躲，你出去开门。”媳妇低声骂道：“稀松王八样儿，就是公安人员来了，无凭无证的能把你咋了？”刘钰顾不上听媳妇的，猫腰出屋爬上了西墙。媳妇一边答应叫门声一边往外磨蹭，手有些哆嗦。“谁呀？”她问道。“公安局的，查夜。”刘钰媳妇开门后吓了一跳，只见刘钰被人家拧着胳膊垂头丧气地站在门口。媳妇心里又慌又气，气自己的男人遇事一点脑子也不用，到头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不过，这女人倒颇有心计，她眉头一皱骂道：“老赌、老赌，欠了一屁股债，听见敲门就跳墙，让女人在家顶承。这下公安也来了，听说赌债不算债，你正好说清楚，省得一家人为你担惊受怕。唆，快进屋。”老陈没搭理她，只是环顾了一下居室，问：“刘钰，是你说呢，还是我们替你说？”

“我……我平时爱打个麻将，我知道，赌博是违法的……”刘钰脸色发白，话说得很生硬。“别打岔，”老陈截住了刘钰



的话题，“我们找你不是这事儿。”刘钰抬头看了看老陈，低声说：“既然你们知道了，我就说。前一个月，我去车站嫖了一次娼，被联防队员抓住后罚了三百元。”刘钰话音刚落，他媳妇就扑上来，又是哭，又是抓：“你个不要脸的脏东西、臭东西！我不和你过了，妈呀——”老陈挥挥手，一名助手将女人带进了院内的凉房里。老陈继续“开导”着刘钰：“说说你的诈骗事吧，别装模作样。你要是不说，我说了，你可就够不上坦白从宽这一条了。”刘钰跳起来拍着胸脯喊：“你打听打听，我老钰那会儿干过坑蒙拐骗的事儿？我赌博、玩女人，可花的是自己辛苦钞票！我知道你们的心思，自己挣两个工资不够花，就编着法子诈骗我们个体户。告诉你，我刘钰行得正、走得直……”老陈一拍茶几道：“行了！”刘钰停住了半张的嘴。“听我说吧！你们两口子好逸恶劳，入不敷出，听说左邻刘二顺卖药挣了钱，就打上了坏主意，在墙上挖了个洞偷听人家的秘密，然后将刘二顺骗出家门，约好几个狐朋狗友冒充公安骗走了钱后，同伙逃至兰州兰梦大酒店 224、225 房间躲藏，你在此暗中通风报信。”

一席话说得刘钰两眼发直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老陈走到东墙打量了一下，掏出匕首三下两下，从里边掏出一团一团的泥块，露出一个巴掌大的洞，他将耳朵贴上去听了听，隔壁刘二顺的喝茶声就传进了耳朵。老陈直起腰再看刘钰，他脸色由白变紫，忽然口吐白沫抽搐起来。

羊角风不能抽一辈子。过了这个劲儿，刘钰出了一身汗，疲惫不堪地交待了他的罪行：早几个月，刘钰就听说刘二顺在武汉卖减肥腰带发得捂不住了。果然，从隔壁飘来的饭菜味，也日上档次。临近中秋，媳妇对刘钰说：“在墙上



挖个洞，听听他能挣多少？”两口子不高不低，刚好在床头开了个洞，将耳朵捂进去后，对面打个隔也听得一清二楚。当然，刘二顺回来的那天晚上，两口子的对话全让隔壁听去了。几十万元就吊在离自个儿不到几米远的房梁上，媳妇咬牙对刘钰说：“他这钱来得不干净，咱们何不来个黑吃黑呢？”刘钰开始不同意，但顶不住媳妇两讽刺、三冷落，再加上自己有个羊角风的毛病，平时就对媳妇百依百顺，一夜的枕头风也就吹成了这件糊涂事。按照媳妇的吩咐，他找了人，又将刘二顺拉到澡堂子，事情就“漂漂亮亮”地办成了。事后四人分赃，刘钰两口子该拿一半，但媳妇只要了十五万，留给另两位二十五万。刘钰不明白，媳妇点拨他：“少拿点咱至多是从犯，出了事也好开脱。”几句话说得刘钰直叹气，咋自个儿就老想不到这些鬼点子呢？

故事到此该结束了，不过，大家肯定还想知道以下两点：一是老陈如何知道刘钰是罪犯，二是这钱到底回到了刘二顺手里没有。

确实，老陈接案后，感到事情有些蹊跷，是谁这么准摸到刘二顺的窝钱点呢？没有家贼，那人肯定离刘二顺不远。而探寻这么大秘密，最为直接的方式是偷听，其中挖墙洞，最方便，也不容易被发现。只是墙一导眼儿再堵，里边的淤泥就不会干，外边刷上石灰就很容易显出潮圈来。老陈让刘二顺刷墙时，心中就怀疑刘钰那头有鬼。出了门，他留意到刘钰家没有电话线，便对附近的公用电话作了监听。为了让刘钰早点儿露馅，他故意找刘钰调查刘二顺，向他暗示了公安局怀疑刘二顺所报的失窃是虚报，顺便熟悉了刘钰的声音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刘钰终于用公用电话和外界联系